

无尽世界

肯·福莱特作品

Ken Follett

World without



End - III

肯·福莱特
作品

Ken Follett

World
without
End - III

无尽 世界



第六部分

一三四九年一月至一三五一年一月

戈德温跑走时，把修士们的珍宝中一切值钱的东西和全部文档都随身带上了。其中也包括修女们从来未能从他上锁的柜子里取走的记录。他还拿走了圣物，连阿道福斯圣徒遗骨这一无价之宝的匣子都没落下。

凯瑞丝在事发后的上午发现了此事。那天是一月一日割礼节。她和亨利主教及伊丽莎白姐妹一起去了南交叉甬道的藏宝室。亨利对她的态度一本正经到僵硬的地步，这令她担忧；不过他性格乖戾，大概对别人都如此吧。

吉尔伯特·赫里福德被剥下的人皮依旧钉在门上，只是已渐渐变硬发黄，散发着微弱而明显的霉味。

但门没有关。

他们走了进去。自从戈德温窃取了修女的一百五十镑修建他的宅第以来，凯瑞丝还没进过这房间。因为自那次事件之后，她们就修了自己的金库。

当即一眼就看出发生什么事了。掩饰地下拱室的石板被抬起来而没有恢复原状，铁箍的柜子的顶盖掀开着。拱室和柜子已然空无一物。

凯瑞丝感到她对戈德温的轻蔑已经得到证实。他身为受过训练

的医生、修士首领的教士，竟然在人们最需要他的时候逃走。这一下，所有的人肯定都会看清他的真实本性了。

劳埃德副主教怒气冲天。

“他把什么都拿走了！”

凯瑞丝对亨利说：“就是这个人想让你宣告我的当选无效。”

亨利主教哼了一声没作评论。

伊丽莎白竭力为戈德温的行径寻找托词。“我肯定，副院长大人带走珍宝是出于安全的考虑。”

这一下刺激得主教开了腔。“废话，”他干脆地说，“若是你的仆人偷光了你的钱袋，一句话不说就不见了，他不是保护你钱财的安全，他是盗窃。”

伊丽莎白又换了一种辩白。“我相信这是菲利蒙的主意。”

“那个副院长助理？”亨利满脸轻蔑，“负责的是戈德温，而不是菲利蒙。戈德温应该承担责任。”

伊丽莎白不再说话。

凯瑞丝心想，戈德温应该已经从他母亲的去世中恢复过来，至少暂时如此。能够说服修士一个不剩地追随他是个相当大的成功。她想不出他们能跑去哪里。

亨利主教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。“这帮丧家之徒跑哪儿去了呢？”

凯瑞丝想起梅尔辛曾劝她离开。他说过，到威尔士或爱尔兰去，找一处一两年之内都不见陌生人的偏僻村庄。她对主教说：“他们会藏在某个人迹罕至的与世隔绝的地方。”

“弄清确切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凯瑞丝意识到，戈德温这一逃跑，对她当选的一切反对之声都已消失。她感到了胜利，竭力不喜形于色。“我要在镇上询问一下，”她说，“应该有人看见他们出走的。”

“好的，”主教说，“不过，我认为他们不会很快就回来，所以在这一时期，你得尽你所能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做好一切。由修女们尽量正常地继续下去。如果你找得到一个活着的教区教士就让他到大教堂来做弥撒。你不能做弥撒，但你能听忏悔——由于神职人员有众多死亡，大主教给予特许。”

凯瑞丝不会让他略过她当选的问题。“你认定我做副院长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啦。”他不耐烦地说。

“这样看来，在我接受这一荣誉之前——”

“你没什么决定要做，副院长嬷嬷，”他气恼地说，“服从我是你的职责。”

她极其渴望这一位置，但她决定装出另一副样子。她要提出一个难以企及的条件。“我们生活在特别时期，是吧？”她说，“你给予了修女们听取忏悔的权利。你已缩短了教士的培训时间，但你对他们任命的迅速依旧赶不上瘟疫造成的死亡，这是我听到的。”

“你是不是把教会面临的困难有意用来达到你自己的某些目的？”

“不是，但是需要你做些事情使我得以执行你的指示。”

亨利叹了口气。他显然不想这样被迫问着谈话。不过，恰如凯瑞丝预见的，他需要她胜过她需要他。“好吧，你说是什么？”

“我想要你召集一次教会法庭，重新审理我的巫术一案。”

“为了上天的缘故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当然是明确我无辜。这件事不办，我就难以实施权力。任何不同意我的决定的人都会指出我受过指控，从而轻而易举地拆我的墙脚。”

劳埃德副主教那当书记的小算盘使他同意这个主意。“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妥善解决只有好处，主教大人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亨利说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感到一阵轻松愉快，还低下头去，唯恐喜形于色。“我要尽最大努力为王桥女修道院副院长这一职务增光。”

“抓紧时间调查戈德温的去向，我希望在我离开镇子之前，能有个答复。”

“教区公会的会长是戈德温的一个密友。要是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的话，就应该是他。我这就去见他。”

“请你马上去吧。”

凯瑞丝走了。亨利主教毫无魅力，但看来还干练，她觉得她可以跟他合作。或许他是那种人：以事情的是非曲直为基础作出决定，而不是站在他认为可以引为同盟的人的一边。那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变化。

经过贝尔客栈时，她禁不住想过去告诉梅尔辛她的好消息。然而，她觉得她还是要先找到埃尔弗里克。

在“神圣灌木”旅馆前面的街上，她看到染匠邓肯躺在地上。她妻子温妮坐在小店门外的板凳上，哭泣着。凯瑞丝以为那人大概是受了伤，但温妮说：“他喝醉了。”

凯瑞丝吃了一惊。“还没到吃正餐的时间呢！”

“他叔叔染匠彼得害了瘟疫，故去了。他的妻子儿女也全都死了，所以邓肯就继承了他的全部家财，可他只知道把钱花到酒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”

“咱们把他送回家去，”凯瑞丝说，“我来帮你扶他起来。”她俩一边一个架着邓肯的胳膊，扶他站好。他站直之后，她们便半拖半搀地沿街送他回家。她们放他躺倒在地，给他盖上一条毯子。温妮说：“他每天都是这样。他说不值得干活了，因为我们都会害瘟疫死掉的。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凯瑞丝寻思了片刻。“现在趁他睡着，把钱埋进花园里。等他

清醒了，就告诉他，他赌钱全输给一个小贩，而那人已经走掉了。”

“这倒可以做一下。”温妮说。

凯瑞丝穿过街道来到埃尔弗里克的家，走了进去。她姐姐艾丽丝正坐在厨房里缝袜子。自从艾丽丝嫁给埃尔弗里克以来，姐妹俩便疏远了，仅余的一点关系，也由于埃尔弗里克在异教审讯中作伪证反对凯瑞丝，而破坏殆尽了。艾丽丝被迫在妹妹和丈夫之间抉择，她便对埃尔弗里克忠心耿耿了。凯瑞丝虽然理解这一点，但这意味着她姐姐与她已形同路人。

艾丽丝见到她，赶紧放下缝活，站起身来。“你来这里干吗？”她说。

“修士们全都跑了，”凯瑞丝告诉她，“他们准是在夜里走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艾丽丝说。

“你见到他们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可我听到了一整队人马的声音。他们动静不大——这会儿我想起来，他们实际上是尽量悄无声息的——可你没法阻止马匹不出声，而人只是弄出沿街走路的声音。他们惊醒了我，可我没起身去看——天太冷了。就因为这，十年来你才头一次登我家的门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们打算跑掉？”

“他们是跑掉了吗？因为瘟疫？”

“我这样揣摩。”

“当然不是啦。没得病的医生们是干什么吃的？”艾丽丝对这种行为不解，完全是站在她丈夫保护人的一边，“我想不通。”

“我在琢磨埃尔弗里克是不是了解一些内情。”

“就算他知道，也没跟我说。”

“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？”

“在圣彼得教堂。银匠里克给教堂留下了些钱，那位教士决定

把中殿的地面铺一铺。”

“我去问问他。”凯瑞丝想不好自己该不该做一点礼貌的姿态。艾丽丝没有亲生孩子，但有个继女。“格丽塞尔达还好吧？”凯瑞丝问。

“很好，很幸福。”艾丽丝的话中带一些挑战的味道，似乎她认定凯瑞丝巴不得格丽塞尔达倒霉呢。

“你的外孙呢？”凯瑞丝无法用那孩子的名字：梅尔辛。

“挺可爱的。另一个又快生了。”

“我为她高兴。”

“是啊，现在看来，她没嫁给你的梅尔辛倒是对了。”

凯瑞丝不肯再拖下去了。“我去找埃尔弗里克吧。”

圣彼得教堂在镇子的西头。凯瑞丝穿过弯曲的街道西行时，遇上了两个男人在斗殴。他们互相谩骂，还粗野地动起了拳头。两个女人，大概是他们的老婆，在高声辱骂，一小伙邻居则在看热闹。最近的一个住家的房门已经倒在地上。近旁是个细枝编的笼子，里面扣着三只活鸡。

凯瑞丝走到他们跟前，站到两人中间。“这会儿别打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你们。”

他们不用怎么劝就住手了。他们大概动了几下手就消掉了怒气，如今有个台阶停下正求之不得呢。他们各自退后，都垂下了手臂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凯瑞丝质问。

他俩同时开口，还有他们的老婆。

“一次一个人说！”凯瑞丝说。她指着两个男人中个子大些的那个，那是个深发汉子，他的好模样被青肿的眼窝破坏了。“你是铁匠乔，是吧？解释一下吧。”

“托比·彼得森偷杰克·马洛的鸡，让我抓住了。他打破

了门。”

托比是个小个子，却有一只斗鸡的勇气。他嘴唇还流着血，说着：“杰克·马洛欠我五先令——我拿那几只鸡有理！”

乔说：“杰克和他的全家两个星期之前得瘟疫死了。我从那时起就养着他的那几只鸡。要不是我，鸡早死了。要是说有人该拿这几只鸡，就是我了。”

凯瑞丝说：“好啦，你们俩都有理拿鸡，对吧？托比是因为那笔债，而乔是因为花钱养了那些鸡。”

他们听说两人都有理，都像是吃了一惊。

凯瑞丝说：“约瑟夫，从笼子里取出一只鸡。”

托比说：“等一等——”

“相信我，托比，”凯瑞丝说，“你知道我不会待你不公的，是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没法否认……”

乔打开鸡笼，抓着脚爪，拿出一只褐羽瘦鸡。那只鸡的头来回扭着，仿佛惊讶地看见这个世界上下翻了个儿。

凯瑞丝说：“现在把鸡交给托比的妻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会骗你吗，约瑟夫？”

乔不甘心地把鸡递给了托比的老婆——一个绷着脸的那种好看女人。“那就拿着吧，简。”

简欣然接过了鸡。

凯瑞丝对她说：“现在，谢谢乔。”

简面带微怒，但还是说：“我谢谢你啦，约瑟夫铁匠。”

凯瑞丝说：“托比，现在把一只鸡给铁匠艾莉。”

托比顺从地笑着照做了。乔的老婆艾莉捧着怀孕的大肚子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托比·彼得森。”

他们都恢复了常态，开始认识到了自己刚才的愚蠢行为。

简说：“第三只鸡怎么办？”

“我就要处理它了。”凯瑞丝说道。她瞧了瞧看热闹的人群，指着一个十一二岁、模样机灵的女孩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杰西卡，副院长嬷嬷——治安官约翰的女儿。”

“把那只鸡送到圣彼得教堂去，交给迈克尔神父。就说托比和乔会去为贪心罪请求宽恕。”

“是的，嬷嬷。”杰西卡拿起第三只鸡走开了。

乔的妻子艾莉说：“你可能还记得，凯瑞丝嬷嬷，你帮助过我丈夫的小妹妹米妮，那是在她让炉子烫了胳膊的时候。”

“噢，是的，我当然记得，”凯瑞丝说。她想起来，那次烫伤很吓人。“她如今该十岁了吧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她挺好吧？”

“好极了，谢谢你，还有上帝的仁慈。”

“很高兴听到她好。”

“你愿意到我家来喝一杯淡啤酒吗，副院长嬷嬷？”

“我愿意啊，可是我正忙着呢。”她转身面对那两个男人，“上帝祝福你们，别再打架了。”

乔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凯瑞丝走了。

托比在后边喊她：“谢谢你，嬷嬷。”

她挥了挥手，头也没回地匆匆走了。

她注意到还有好几家的门像是被打破了，估计是在主人死后遭了劫。她心想，得有人管管这种事。但由于埃尔弗里克当着会长，副院长又不见人影，没人主动过问这些事。

她到了圣彼得教堂，看到埃尔弗里克带着一队铺地工和他们的

学徒在中殿干活。四下里到处都码放着石板，人们在地面上做着准备工作：倒上沙子并用细棍刮平。埃尔弗里克在检查表面是否平整，使用的是一件很复杂的工具：一个木框中垂下一根线，头上吊着一个铅尖。那工具外形有点像微型绞架，使凯瑞丝想起，埃尔弗里克曾在十年前要为巫术把她绞死。她奇怪地发现自己对他并不憎恨。他干出那等事完全是由于猥琐和狭隘所致。她对他除去蔑视也就没有别的看法了。

她等他的活儿告一段落，便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你知道戈德温和所有的修士都跑了吗？”

她本想出其不意，但从他震惊的表情来看，他事先毫不知情。“他们为什么要……？什么时候……？噢，是昨天夜里？”

“你没看到他们？”

“我听说了一些情况。”

“我看到他们了。”一名铺地工说。他俯在他的铁锹上说话。“我从‘神圣灌木’旅馆出来。天已经黑了，可他们举着火把。副院长骑着马，别人都步行，不过他们像是有行李：成桶的葡萄酒和一卷卷的干酪，还有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”

凯瑞丝已经知道了戈德温搬空了修士的食品贮藏室。他没有设法带走修女们的食物，因为是分别存放的。“当时几点？”

“不算很晚——大概是九十点钟吧。”

“你跟他们说话了吗？”

“只是道了句夜安。”

“有什么线索他们可能到哪儿去了吗？”

那工匠摇了摇头。“他们过了桥，可我没看清他们在绞架路口那儿走了哪条道。”

凯瑞丝转向埃尔弗里克。“回想一下过去的几天。戈德温对你说过什么，现在想起来可能跟出走有关的事吗？提到什么地名——

蒙茅斯、约克、安特卫普、不来梅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没有线索。”由于没有事先得到通知，埃尔弗里克满脸不高兴，凯瑞丝由此推断，他讲的是实情。

要是埃尔弗里克觉得惊讶，别人就更不大可能知道戈德温的计划了。戈德温要逃避瘟疫，显然他不想别人追赶他，再把疾病带去。早早离开，到远处去，多在外边待些时间，这是梅尔辛说过的。戈德温可能去任何地方。

“要是从他或者别的修士那里听到什么，请你告诉我。”凯瑞丝说。

埃尔弗里克什么也没说。

凯瑞丝提高了嗓门，让所有的工人都能听到：“戈德温偷走了所有的珍贵饰物。”她说。人们愤慨地议论着。人们都觉得自己是大教堂饰物的主人——的确，比较富有的工匠都为这些珍宝出过钱。“主教想要他们回来。任何帮助戈德温的人，哪怕只隐瞒他们的去处，都是犯有渎神罪。”

埃尔弗里克神情困惑。他把他的生活置于巴结戈德温的基础上。如今他的庇护人却跑了。他说：“说不定有些完全无辜的解释……”

“就算有，戈德温对谁也不说？哪怕留下一封信呢？”

埃尔弗里克语塞了。

凯瑞丝意识到，她必得对全体有头面的商人讲一讲，而且越早越好。“我希望你能召开一次会议。”她对埃尔弗里克说。随后她又想起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式。“主教想要教区公会在今天正餐后开会。请通知各会员。”

“好吧。”埃尔弗里克说。

凯瑞丝心知，怀着好奇心，他们都会出席的。

她离开圣彼得教堂，返回修道院。她在经过白马客栈时，看到

了一件事，便停下了脚步。一名少女在和一位年长些的男人说话，他们相互间的反应引起了凯瑞丝的暴怒。她一向对女孩子的脆弱感觉敏锐——或许是因为她联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期，或许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生下来的那个女孩。她躲进一个门洞，打量起他们。

那男人除了戴着顶昂贵的皮帽，衣着很寒碜。凯瑞丝不认识他，但猜测他是个壮工，那顶帽子是家传的。死了那么多人，留下了太多的奢侈品，时常都能看到这种古怪景象。那女孩也就是十四岁上下，面容姣好，少女身材，凯瑞丝不赞成地看着，她正在卖弄风情；只是不大成功。那男人从钱袋里取出钱，看樣子在争论。随后那男人就抚弄起少女的雏胸。

凯瑞丝看够了。她大步走到他俩跟前。那男人看了一眼她的修女装束，便赶紧走开了。那女孩的样子既负疚又不满。凯瑞丝说：

“你在干什么呢——想出卖肉体吗？”

“没有，嬷嬷。”

“说实话！你为什么让他摸你的乳房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！我没有一点东西可吃，这会儿你又把他赶跑了。”她放声哭了起来。

凯瑞丝相信这女孩在挨饿。她面黄肌瘦。“跟我来，”凯瑞丝说，“我会给你吃的。”

她拉起少女的胳膊，领着她向修道院走去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。

“伊丝梅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

她们来到修道院，凯瑞丝带伊丝梅进了厨房，里面正在一名叫乌娜的见习修女的监督下准备修女的正餐。约瑟芬妮厨师害瘟疫躺倒了。“给这孩子一些面包和黄油。”凯瑞丝对乌娜说。

她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吃东西。伊丝梅显然已有好几天没有东西下咽了。她足足吃下一半四磅重的大面包，才放慢了速度。

凯瑞丝给她倒了一杯苹果汁。“你怎么会挨饿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们全家人都死于瘟疫了。”

“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裁缝，我也能缝得很细密的，可是没人买布啊——他们可以从死人家中随便拿什么。”

“所以你想出卖自己的肉体了。”

她垂下眼皮。“我很难过，嬷嬷。我太饿了。”

“这是你的头一次吗？”

她不敢看凯瑞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盛怒的泪水涌进了凯瑞丝的眼窝。什么样的男人肯和一个饥饿的十三岁女孩发生关系呢？“你愿意住在这里，和修女们在一起，并且在厨房干活吗？”她说，“你会有好多吃的。”

伊丝梅热切地抬眼看着。“噢，当然，嬷嬷，我愿意。”

“那你就留下来吧。就从帮忙准备修女的正餐开始。乌娜，这儿有个新的帮厨。”

“谢谢你，凯瑞丝嬷嬷，我太需要人手了。”

凯瑞丝离开厨房，一路思索着走过大教堂准备午时经祈祷。瘟疫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，这是她刚刚认识到的。伊丝梅逃过了病魔，可她的灵魂却陷入了危机。

亨利主教主持祈祷，凯瑞丝得以遐想。她决定，在教区公会的会议上，她要讲的不止是修士们逃跑的事。眼下应该把镇子组织起来，与瘟疫的后果斗争。可是怎么做呢？

她在午餐时把这些问题又思索了一遍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这倒是个作出重大决策的大好时机。由主教在这里作她权力的后盾，她倒可以推行一些本来可能遇到反对的措施。

这也是她可以向主教索取的恰当时刻。这个主意给人很多遐想的空间……

饭后，她到副院长宅第去见住在那里的主教。他正和劳埃德副主教坐在桌旁。他们的饭食是由修女厨房提供的，他俩在那里喝着葡萄酒，修道院的一名仆人在清理餐桌。“我希望你吃得满意，主教大人。”她郑重地说。

他不像平素那么乖戾了。“午饭很好，谢谢你，凯瑞丝嬷嬷——那条狗鱼很可口。有什么跑掉的副院长的消息吗？”

“他似乎很留心地点对他的去向留下任何线索。”

“令人失望。”

“我在镇上走着四下打听时，看到了好几件令人烦恼的事情：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在卖淫；两个平日守法的公民为了一个死者的财产动了手；一个男人大中午的醉得人事不省。”

“这都是瘟疫的恶果。哪儿都一样。”

“我相信我们得采取行动抵制这些恶果。”

他扬起了眉毛。看来他还没想到要采取行动。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男修道院副院长是王桥的大总管。是他负责这些事的。”

“可他跑掉了啊。”

“身为主教，你从技术上就是我们的正院长。我相信你应该在王桥长期待下来，管理起这座镇子。”

其实这是她最不想要的。所幸，主教同意的机会极小：他在别处的事情太多了。她只是想逼他无路可走。

他迟疑着，她一时之间担心她可能看错了他，他可能会接受这一建议呢。他随后说道：“不可能的。主教管区内的各个镇子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夏陵更糟糕。我的教士们一个个死去之际，我得设法把基督教的机制拢在一起。我没有时间操心醉酒和卖淫的事。”

“也罢，得有人担起王桥副院长的职责。镇子需要道德上的